

宋无诗集考略

李 军

元诗研究领域历来比较冷落,由于文献基础薄弱和研究者学术兴趣的缺失,不少诗人的面目尚不清晰,对其生平及著述也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迷误。宋无就是这样一位诗人。本文仅就其诗集版本进行初步的考证,提出疑点,以就教于方家。

宋无(1260—1340后)字子虚,号翠寒道人。祖籍河南固始,早年随祖父、父亲在四川涪州、湖北荆湖一带生活。咸淳十年(1274)冬,祖父死于勤王途中的毗陵(今江苏常州),宋无随父亲避难于吴(今江苏苏州),字晞颜,冒朱姓,遂为吴人。至元十八年(1281),代替父亲参加元军浮海东征的军事行动,受尽磨难。至元二十四年,南台御史中丞王博文以茂才举荐,辞不赴。五十岁后往北方作馆师近二十年。后至元二年(1336)冬,载书归吴,薄味清斋,悠游以终。

宋无是元初江南值得注意的一个诗人。他在当时即有诗名,分别有邓光荐、赵孟頫、冯子振为其自编诗集作序。邓光荐评其诗“大篇如天孙织绡,云经雾纬,自出机轴;小律则日光虹彩,浑然金璧;秾丽缜密而不艳,含郁静婉而不怨”^①。赵孟頫评为“风流蕴藉,脍炙可喜”^②。冯子振称其五言律“风调凄婉”,认为其吊李白诗句“承恩金马诏,失意玉环词”、“落月今谁吊,长庚夜自明”二联,“虽使太白复生,亦应为之击节”;其近体诗“标致极似盛唐诸

人”;绝句则“雅淡清洁,一字不可易”^③。明初高启亦赞赏他的诗,认为其诗“澹荡遒逸,于虞、杨、范、揭外别树一宗”^④。清初顾嗣立则评其诗“雅秀绝伦,宜为当时名辈所推重也”^⑤。

宋无诗集现存有《翠寒集》和《吟呖集》。前者为诗别集,收诗217首,各体兼备;后者为七言绝句咏史诗101首;顾嗣立《元诗选》中《题龚翠岩中山出游图》、《题郑所南推篷竹卷》,国图藏明抄本卷末补抄《题赵松雪画谢幼舆丘壑图》,此3首均不见于原集,加起来共存诗321首。这与他“平生独刻意于诗”^⑥、“以微吟自怡”^⑦的诗人身份不符。其数量不多的原因,是他晚年曾有删诗之举:“诗草病多删枕上”(《答无功岁暮见寄》);对少年时作,“既方悔悟,芟摭殆尽”;“往昔跋涉南北,触事命题,冲口作语,就亦弃去”^⑧。显然,他对自己诗歌的要求还是很严格的。宋无晚年在《吴逸士宋无自铭》中总结自己一生著述云:“所著《翠寒集》、《吟呖集》、《霭迺集》、《寒斋冷语》。”后二种未见流传,估计已经逸失。现仅就前二种及后来归于宋无名下的《鲸背吟集》作一梳理及辨证。

一、《翠寒集》和《吟呖集》的刊刻流传

宋无生前,其诗集即由冯子振出资刊刻。冯子振(1257~?),号海粟,又号怪怪道人,攸州人。博通经史,大德间历官集贤待制,在宋无诗集中被称为冯集贤。著有《梅花百咏》一卷。冯氏非常喜欢宋无的诗,据钱良右跋云,冯氏向宋无索要诗稿,“疾视默览,遇佳句辄首肯而声诵之。谓子虚曰:‘子诗真刻意于唐者,明当为子序之。’翌旦,子虚袖二纸请焉。公欣然挥毫,不烦脱稿,一扫千余言,昨所诵亹亹出笔下。至于题之前后,句之次第,略不少差。其一二所许可,皆子虚平生得意句,世所谓脍炙者。子虚亟拜且喜,坐客皆为之叹服。”^⑨宋无自己则是这样记录的:“冯知最晚,一见拙稿亟序之,复资以醵行。”^⑩“至海粟翁印可者合二卷,金曰可传。而翁又割己资相之,始刻焉,今流落人间者是也。”^⑪这个二卷,应该

就是《吟吃集》一卷,《翠寒集》一卷。此元刻本明人《文渊阁书目》、《内阁书目》等多有著录。

宋无诗集在明成化年间有张习刻本。张习跋云:“及官仪曹,图行先生翠寒诗,……予亦有岭南之命,遂携(《吟吃集》)来楔诸梓。”^⑫钱曾《读书敏求记》著录“《翠寒集》六卷,《吟吃集》一卷”,并云六卷为张习所分^⑬。六卷本在明人、清人书目题跋中时见,《千顷堂书目》还著录有一个八卷本,钱大昕《元史艺文志》因之,各家藏书目则均未见。傅增湘认为:“此书(《翠寒集》)又有六卷本,明成化张习所刊;又有八卷本,见千顷堂书目序。近代收藏家著录及四库所收均作一卷,颇疑仅分卷不同,篇章无大异也。”^⑭张习刻本现今大陆已不见收藏。周清澍先生赴日访书,云日本静嘉堂文库和内阁文库收藏有张习序刊本《吟吃集》一卷^⑮,惜其未能详述。查《皕宋楼藏书志》卷一〇八著录此为明初刻本,收有邓光荐序、宋无“吟吃集题”和张习跋。南京图书馆藏有《吟吃集》明刻本,收入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,颇疑其即张习刻本。版式为半叶十一行二十一字,黑口,双鱼尾,四周双栏,版心中镌“吟吃集”和页数。此本丁丙标明为“明初刻本,朱卧庵藏书”。丁氏跋云:“(宋无)自称寐叟、懵腾乡人,好寐嗜吟,吟则寐,寐则吟。集名吟吃者,取列御寇所谓寐声,实谦辞也。前有庐陵邓光荐中父序,有朱卧庵收藏印、老卧世美堂印。”^⑯卧庵名之赤,苏州人。喜鉴别书画,宋槧元钞,物厨充栋。学问渊雅,通晓天文,是康熙时著名藏书家。此本有目录,前为邓光荐序,宋无“吟吃集题”,后有宋无《吴逸士宋无自铭》。邓序作于至元三十一年(1294),“吟吃集题”和《自铭》分别作于后至元二年(1336)和六年。吟吃,梦中呓语声。语出《列子·周穆王》:“眠中吟吃呻呼,彻旦息焉。”以“吟吃”名集,体现诗人嗜吟状态,又带有自嘲意味。集中所咏,始于禹鼎,终于留梦言,上下跨度数千年,虽被四库馆臣批评有“以议论为诗”之病,但诗后的详细自注,颇有以诗存史之意。邓光荐评其诗“议论讽刺,

探蹟而阐幽”^⑩,毛晋则许为“凡古今朝野,褒贬雌黄,直补全史所未备,足称诗史矣”^⑪。均对其诗意义予以充分肯定。

明末毛氏汲古阁刊《元人十种诗》,将《吟呓》、《翠寒》二集收入,均作一卷,有目录。《吟呓集》卷首有邓光荐序、宋无“吟呓集题”,卷末有毛晋跋、宋氏《自铭》和张习跋。可知其当来自张本。《翠寒集》卷首有赵孟頫序、冯子振序和宋无“自序”,卷末有毛晋跋。此集最后《书赵集贤诗翰后》一诗,目录中未载。

宋无的这两部诗集,由于汲古阁刻书的精善和一再翻刻而得到广泛的流传。清乾隆编四库全书时收入此二集,《翠寒集》入正集,《吟呓集》入存目。叶德辉认为四库本《翠寒集》来自冯子振刻本^⑫,恐怕情形并非如此。四库本除无目录外,其序跋与正文皆与《元人十种诗》本相同(个别字有异,恐为抄错),卷末亦有毛晋跋,四库本来自毛本的可能性更大。

《翠寒集》另有明刻三卷本,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。版式为十行十八字,黑口,双鱼尾,四周双栏,版心中镌“翠寒集”及卷数。无目录,前有宋无自序、邓光荐序、赵孟頫序和冯子振序,卷末有朱长方“士礼居藏”、朱方“藏园借观”等印。虽为三卷,诗的数量与排列次序均与毛刻《元人十种诗》本相同。其分卷是这样的:从第一首《乌夜啼》至《寄钱翼之》为第一卷,从下一首《扬州即事》至《送陈行之之信州推官》为第二卷,再从下一首《寄翰苑所知》至卷末为第三卷。傅增湘曾用此本校毛氏《元人十种诗》本,校订150余字,并据此本补入邓序。傅氏云:“二本(指此本与汲古阁本)分集虽异,而次第篇章皆同,仅补订一百五十余字。又补邓光荐序一首。然邓序实为《吟呓集》而撰,非此集所应有者也。”^⑬将邓序置于《翠寒集》卷前的,还有国图藏明抄一卷本,片号2752/A18;清抄一卷本,片号0642。将某人为甲集所作的序移入到同一诗人的乙集中,这本是别集中常有的事,不过此处令人生疑的是,明刻三卷本《翠寒集》中的邓序,与原《吟呓集》的邓序有很大的不同,主要集

中在后半部。原《吟吃集》邓序云:“观其人渊默似不能言,然其诗则超迈有不可掩者。观其所著《翠寒》诸作,已自畏敬,又出其《吟吃集》者,览焉益加信服。盖于本学涵养既深,考据尤详,所以议论讽刺,探赜而阐幽,俱各有自。惟不汲汲于成名,而名自然曝著,其行业皆然,不独诗然也。余将泝九江,子虚始畀予序。其门人王东洊来,速之欲梓以传。第予知子虚者浅矣……子虚名无,《吟吃》名集者,取列御寇所谓寐声,亦谦词也。时甲午岁春三月清明日,庐陵邓光荐中父序。”^{②1}《翠寒集》中的邓序这一段是这样的:“观其人渊嘿似不能言者,闻诗超迈而自靳。后得所寄《天马歌》诸作,乃益叹服。盖于本学涵养有力,不汲汲于成名,其行业皆然,不独诗然也。余将泝九江,子虚始出稿畀予序。予所知子虚者浅矣……子虚名无,翠寒其斋扁云。岁在屠维赤奋若清明日,庐陵邓光荐中父序。”^{②2}两相比较,可以明确看出,前者凡涉及与《吟吃集》有关的文字,在后者那里均被抽掉了,删改了,而换成与《翠寒集》相关的内容。这与一般为保存文献而将不是为本集所作序置于本集前的作法不同,显然是人有意为之。

《翠寒集》得名于宋无隐居之翠寒山,其《自序》末署“吴病叟宋无子虚志于翠寒山隐居”可证。宋无书斋即以“翠寒”为名,赵孟頫曾为之书写篆体斋匾。另,国图藏明抄本《翠寒集》曾经陆嘉颖、钱谦益、汪廷儒、翁同龢等藏书家收藏。陆嘉颖在卷末补抄宋无诗《题赵松雪画谢幼舆丘壑图》一首,并跋云:“崇祯甲戌又八月初七日于徐朗白所藏卷中抄补。有图书二方,一‘吴逸士宋子虚’六字,一‘万象翠寒’四字。练川陆嘉颖记于吴门之西郊草堂。”可见宋无还曾刻印以识翠寒山之景象。

关于《翠寒集》,还有一些问题。如《吟吃集》卷首题名作“吴郡宋无子虚”,而《翠寒集》均作“广平宋无子虚”,广平是诗人晚年在北方长期作馆教的地方。“吴郡”与“广平”之不同,是诗人自己所为,还是刊刻者分刻二集时有意作了改动?其改动的动机是什

么?另外,《爱日精庐藏书续志》卷四曾著录有一元刊本,标为“翠寒集六卷吟呿集一卷”,收有冯子振、钱良右为《翠寒集》所作序跋,邓光荐、宋无为《吟呿集》所作序。如此元刊六卷本为真,则与钱曾云六卷为张习所分产生抵牾。且此本未收赵孟頫序,那么赵序是否为明代刊刻时才补入。今传赵集未见此序,1986年任道斌整理赵集,《翠寒集序》一文是据宋无《翠寒集》卷首补入的。赵序对于了解宋无生平行踪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,它的来历对于研究者也就成为至关紧要的事。

二、关于《鲸背吟集》的问题

《鲸背吟集》是一部诗集,收诗33首,全部是七言绝句,前有自序,后有自跋。明曹学佺刊刻《石仓十二代诗选》,将其诗全部收入。单行则有四库全书本等。

此集自序署名为“苏台吟人朱晞颜名世”,也就是说,作者姓朱,名名世,字晞颜,号苏台吟人,明清公私藏书书目皆以朱名世或朱晞颜为诗集的作者。清初顾嗣立编《元诗选》,据赵孟頫为宋无《翠寒集》所作序,谓“子虚旧以晞颜字行,世居晋陵,家值兵难迁吴,冒朱姓云,则知晞颜即子虚无疑也”,遂将《鲸背吟集》的著作权归到宋无名下,并认为“曹石仓《十二代诗选》,别载朱晞颜《鲸背吟》,正子虚从事征东幕府时所作。石仓盖未知晞颜、子虚之为一人耳。”^②四库馆臣对此说法表示异议,认为其自序称“偶托迹于胄科”云云,“与代父入征东幕府情事渺不相涉,与孟頫序所称西溪王公以茂才举之辞不就者亦不合”^③,故四库本仍署朱名世撰。

《鲸背吟集》的作者到底是不是宋无?如果是,又是否为其“从事征东幕府时所作”?笔者认为对此应分别分析。

先说前者。宋无在至元二十八年(辛卯,1291)曾有在大都与赵孟頫交游的经历,赵序云“(至元)辛卯秋客燕,子虚与余游甚

稔”可证。另外,宋集中有《沙门岛》、《海上自之罘至成山览秦皇汉武遗迹》等诗,可知他曾乘海船自北返南。从以上两点来看,宋无创作《鲸背吟集》的可能性是存在的。但让笔者感到疑惑的是:宋无的《自铭》、《自序》里为何均未提及《鲸背吟集》?宋无的《吮呿集》后有《自铭》,《翠寒集》前有《自序》,这是研究宋无生平和创作最重要的两篇文章,其次是邓光荐、赵孟頫、冯子振三人为宋无诗集所作序,在这几篇文章里均没有提及宋无曾写过《鲸背吟集》。尤其在《自铭》里,宋无列举自己的作品名字,云“所著《翠寒集》《吮呿集》《霭迺集》《寒斋冷语》”^⑤,没有提《鲸背吟集》。《自铭》是作者对自己一生的回顾之作,写于宋无81岁时,其在此世时日已无多,如果《鲸背吟集》确为其所作,在列举生平作品时不应该只字不提。只字不提的原因,笔者推测有二:其一,宋无确实不是《鲸背吟集》的作者。这样的推断既简单又省事,但作此推断,还缺乏强有力的直接证据。其二,《鲸背吟集》虽为宋无所作,但在晚年“芟摭殆尽”时被丢弃,或诗人有意在隐瞒什么。

再说后者。笔者以为《鲸背吟集》绝不可能是宋无“从事征东幕府时所作”,理由如下:

1.年代不合。《鲸背吟集》的序文作于至元辛卯中秋,即至元二十八年,作者的海上之行发生于此前半年。顾嗣立认为《鲸背吟集》为“子虚从事征东幕府时所作”,而宋无的代父浮海东行是在至元十八年。宋无《自铭》云:“至元辛巳(即至元十八年)……五月官兵集四明,入海,舟偕东北向,而省左右幕属各异舟,号令不相闻,后发者追程冒进,得耽罗国,盖前锋先遭飓风失道而至是。七月抵竹岛,雹雨风交作,舟不得泊,随惊涛上下,触击皆碎。幸存而漂经高丽诸山,复罹沉疴,首发脱尽,瘦骨柴立。二亲见归,泣而掖拜在侍旁。”^⑥我们再来印证史书中对这场战争的描述:“(至元十八年)八月……忻都、洪茶丘、范文虎、李庭、金方庆诸军,船为风涛所激,大失利,余军回至高丽境,十存一二”;“征日本,遇风舟坏,

丧师十七八”；“十八年，军次竹岛，遇风，船尽坏，（李）庭抱坏船板，漂流抵岸，下收余众，由高丽还京师，士卒存者十一二”^②。“范（文虎）、李（庭）、张（禧）等率江南军十万，乘战船3500艘，六月十八日由庆元（今宁波）出发，航行七昼夜抵平户岛……七月，两军主力均进泊鹰岛（音译‘打可岛’，或作‘竹岛’，系音讹致误）。……八月一日，夜半‘飓风大作，波涛如山’，元军船多‘缚舰为寨’，紧靠在一起，致相‘震撼击撞，舟坏且尽，军士号呼溺死者如麻’……十四万多元军得归者仅五分之一”^③。由此可见，这次东征对元军来说几乎是灭顶之灾，宋无自己所记录的行程、路线、东征的结局及惨状，与史书中对于至元十八年东征记载是完全一致的，比《鲸背吟集》作者的海上之行则整整早了十年。因此，顾嗣立认为《鲸背吟集》是宋无代父征东时所作，在年代上是不符合的。

2.内容不合。这方面的问题最大，《鲸背吟集》中的33首诗和序文中所言所咏，当为运粮的漕船，而不是东征的战船。如序文中言“观千艘之漕饷，势若龙骧”；诗句如“为贪薄利故轻生”（《梢水》）、“年年六月粮船过”（《海边山》）等。元朝的政治中心在北方，经济中心却在南方，每年需要将大批的粮食由南向北输送，海运在其中担当了最重要的角色。用海船运粮的建议是由丞相伯颜在至元十九年（1282）提出的^④，那年八月，开始了第一次海上运粮。航线开辟后，江南之粮一岁两运，很好地解决了大都及北方的粮食问题。《鲸背吟集》所记录的，就是作者随海运粮船北上时的所见所感，其赋咏内容与东征作战则毫无干系。

3.海船航线不符。《鲸背吟集》中涉及地名的篇目有《盐城县》、《莺游山》、《沙门岛》、《莱州洋》、《辽阳》和《直沽》等，从前后顺序看，这与元朝由南向北的海运路线大体上是一致的，而与宋无随战船东征的路线则绝不相同。《元史》卷九十三记载：“初，海运之道，自平江刘家港入海，经扬州路通州海门县黄连沙头、万里长滩开洋，沿山罍而行，抵淮安路盐城县，历西海州、海宁府东海

县、密州、胶州界,放灵山洋投东北,路多浅沙,行月余始抵成山。”元朝海运路线有三次改变,前十年(1282~1291)主要是沿着海岸线行驶,这是最初开辟的航路,也即《鲸背吟集》所咏的航路。据郭沫若主编《中国史稿地图集》“元代大运河与漕运”一图所展示的,这一阶段漕运海船从长江口始发,然后一路向北,贴着海岸线航行,首先经过的就是万里长滩,盐城在其中心位置稍北,继续往北经郁洲(洲东北面海上有嚶游山,应即诗中的“莺游山”^⑩),绕过山东半岛后,途经北端的沙门岛进入莱州洋,然后迤逦西北行,最后到达海河边上的直沽,再改由运河运往大都。这与宋无所云“集四明,入海,舟偕东北向……得耽罗国……抵竹岛……漂经高丽诸山”诸语在路线上是完全不一致的。

综上所述,说《鲸背吟集》是宋无“从事征东幕府时所作”,是缺乏根据、不能成立的;而是否为其至元二十八年所作,笔者以为证据不足,疑点尚多,对此持保留态度。因此,《鲸背吟集》的署名仍当以四库本为是。

以上对宋无诗集的刊刻流传及遗留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,所论未敢言是,仅为引玉之砖。宋无还有一些“未解之谜”,如他名字的变更问题,《宋季忠义录》称他“原名尤”,“宋亡乃易之”^⑪;冯子振认为“旷古未有有姓而以无为名者”^⑫,其名何时所改,有何用意;赵孟頫序其诗,称他“家值兵难迁吴,冒朱姓”^⑬,“兵难”之中为何要“冒朱姓”,有何委曲等等。这对研究宋无及宋元易代之际南方文士的思想及生活状况,都是值得提出来进一步研讨的问题。惜笔者目前手头资料匮乏,文献不足,只能暂时搁置毋论了。

注:

①⑦②④《吟吃集》卷首,中国书店《元人十种诗》本,1990年。

②③⑥⑩⑬《翠寒集》卷首,中国书店《元人十种诗》本,1990年。

④⑤⑬顾嗣立:《元诗选初集》戊集,中华书局,1987年。

- ⑦⑩⑮⑯宋无:《吴逸士宋无自铭》,《吟吃集》卷末。
- ⑧⑪宋无:《翠寒集自序》,《翠寒集》卷首。
- ⑨《吴都文粹续集》卷五十五,影印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- ⑫⑬《吟吃集》卷末。
- ⑬《钱遵王读书敏求记校证》卷四,中华书局,1990年。
- ⑭⑰《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》卷十四,中华书局,1993年。
- ⑮周清澍:《日本所藏元人诗文集珍本》,《元蒙史札》第615页,内蒙古大学出版社,2001年。
- ⑯《吟吃集》卷前丁丙跋,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集部23册;又见《善本书室藏书志》卷三十三。
- ⑰《郎园读书志》卷十五,上海澹园刊本,1928年。
- ⑱分别见北大藏明刻三卷本、国图藏明抄本、清抄本《翠寒集》卷首。
- ⑳《四库全书总目·鲸背吟集提要》,中华书局,1965年。
- ㉑分别见《元史》卷十一、卷一二九、卷一六二,中华书局,1976年。
- ㉒白寿彝主编:《中国通史》第八卷第655页,上海人民出版社,1999年。
- ㉓《元史》卷九十三,中华书局,1976年。
- ㉔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元明册第34~35页,中国地图学社,1975年。
- ㉕万斯同:《宋季忠义录》卷十五,四明丛书本。

作者工作单位: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